

食薰

父親缺席在許多其實我真的需要他的時候。

在我印象之中他也只是像個菸蒂頭一樣活過。焦黃且充滿委屈的皺褶，唯一抗議的方式不過就是那擰熄以後，還發出殘斷涎延的白煙。

我其實很在意我叛逆期時，某次小年夜我從行駛中的轎車跳車離家出走，而父親沒有任何關心與責罵。僅是給了我一個冷淡的消息，問我讓他怎麼在除夕夜與奶奶交代，卻足以讓我感覺備受拋棄。而當時的我怎又可能知道，什麼是父親的克制。並暗暗發過誓，長大絕對要遠離，那把我許多童年都薰出淚來的煙草們。

但如今我也只是了一個，常常站在街口破壞公共秩序，丟煙屁股進水溝或花園的窩囊廢。且日復一日的要逃離父親了，卻又矛盾的做起許多像他的事，比方抽菸。

我所站立的那一個巷口，剛好面對一整面的紅磚牆，而那紅磚牆的左上角，草草的，被開出了一個小窗。這一個小窗磚塊齟齬，並不十分齊整。就像一些始終咬合不在一起的所有事物一樣。但你可以從這附近，總是能看見些什麼。

我總在抽菸時閃過家裡父執輩抽菸的樣子。其實更暗暗怕著，我有一天會成為父親口中叨著菸打著孩子，自己又鼻酸紅著眼眶的老男人。我深怕我也有一天會步上同樣的路，反悔發過的所有的誓，並浪費童年那些眼淚。而這些我無法言喻，亦無需言喻。我無法定義，但其實是這些都無須。

因為他們唐突並且疏離，無法被定義到底，你在不在他們觀看得到的地方。更因此無法得知，是不是自己早就失去肢體終生只用著眼眶活著。

這樣的巷子之中，我所面對的這一道小牆，裏頭應該是別人家的廚房，或許短短一米的距離，裏頭有人正在用餐，可能剛剛關火，在襖熱的午後燉一點粥湯或甚麼的。而這裡是巷口，川過許多風。底部的圓形盆栽，憨盹的挺起兩叢植物，沒有雜草。

比較高的那株是大葉欖仁樹，瘦的十分可憐。稍矮一點的是與人同高而已的

鹿角樹。紅花那種品種。崎岔出兩幹，一幹薄瘦新生，嫩葉像幼鹿的腿，闊葉也只能像是大型草本植物委屈忐忑的樣子而已。而至於另一幹，則葉子眾多，末梢，像果實一般，結出許多大花。有些開到底，有些像剛剛被描上去而已，紅緣在風裡面抖動。而花盆底部，沒有雜草。我把我的菸蒂丟了進去，讓他變成眾多菸蒂的其中之一。

我腦中父親與爺爺的形象完全背反，是那樣的軟弱與冷清。總坐在塑料皮革的沙發椅中間，整個人肥堵的像隨時要流進沙發裏。而那時的我剛上小學常因被薰出淚來而制止父親抽菸。（或在和睦幼稚園的大鵝班裡就讀。）但父親卻什麼都沒說，只以男人的粗嗓告訴我。我長大就會抽菸了。再長大一點，我等到了父親逐漸年老，近五十歲。我上了高中，他終於換了口氣說。

「你長大就不要抽菸」。那時我想，我已經長大，且沒有抽菸，父親全然是錯的。錯的、矮的、挫的，都已經變成與時代脫節的老人，即便當時他只是中年男子而已。

父親因此好令我難以恨之。

在大鵝班時，父親在冷氣房裡和大家一起抽菸。母親摀住鼻子，就像是一張被對折的紙一般。掩著、開著、掩著，看不見疲乏的樣子。卻讓我總感覺像是，那一條紙背的線。因對折而起的線，有一天會像是老書的折角一般，乾淨、黃紅的鏽去，最後裂開。

家裡每天來許多人，阿達、雪克、小特．．．．．他們都是長我好幾歲的中輟生。台灣那時室內還沒禁菸，我也不知道禁菸的後來，到底發生在哪一個年份，我遺失了許多。

那時候家裡的生意極好，我在煙霧繚繞中長大，經營數年後，不敵競爭，倒閉。而母親懷了妹妹，轉型做油湯。而父親仍舊叼著菸，在所有地方、做所有事。

處理腐皮、泡香菇。吐菸、洗手。開冷氣，開始包肉捲。切豬肉、菜絲、香菇、倒五印醋。父親的身體變得稍微節制，但那冷氣的味道，仍然保有以前的味道。

所以他也經常刷洗冷氣，只是不知道藏在哪一面牆、天花板。開冷氣時總是有一種菸油的味道。難以訴說，冷冷淡淡的。卻像是包裹住某一種東西似的，而那潮濕的冷氣味，漂浮在我的味覺經驗裡，好像我曾經有一個地窖的房，而那房，保護著所有我出走於外的根鬚。

後來在那同一個地方，父親冷淡的從桶子裡倒出油漆，輕輕地把那開過網咖的地方刷掉了。從「超光速」網咖，變成了「羅香菇肉羹」。後半期空氣很流通，但我卻越來越難找到我童年裡那個安全的感覺。

我上了一間叫崇文國小的小學，父親常在一個紅磚牆邊等我。那紅磚牆上糊了水泥，上抵石子。部分貼瓷片。而瓷片上光滑，印象中以十六片，四成以四的方式，變成一個畫框。上頭彩繪著許多風格的繪畫。右下角烙住畫者名姓。

我印象深刻，父親始終只是在後門等我，而非像其他人的爸爸，把自己拉風的停在最靠近正門的位置。可能是怕穿著隨便而簡陋，怕孩子被同學比較或恥笑。但總之他做的卻也只有遠遠把機車煞住，並不帶表情的停靠在那堵牆邊，就像是個沒有孩子也無所謂的男人。

父親等我的那面牆長了許多咸豐草，整面紅牆捱著紅綠燈，緊接著家鄉那條主要幹道「吳鳳路」。剛好有個樹蔭，父親做的事就像只是在那裏抽菸而已。

但這也是現在想起來唯一能慶幸的記憶了。父親幫我把一些東西留住了，我已經上了小學。而我們也搬到了吵雜的市場裏頭去住。

我們住在祖產中的幾棟房子之中，像是碎裂的凝蟲琥珀。帶著越來越少的身體掉到更深更黑的所在。而母親面孔黯淡，父親則陰沉、濁盪如一種菸。

家裡越發冷清了。我想起許多同年，過去的雪克、小特那些哈菸的中輟生被母親勸回學校。香菇肉羹攤也收起來了。母親與父親與我，只剩一個孕肚。

妹妹等待著母親臨盆把她生下。父親噴煙，偶爾接到爺爺嚴厲訓斥他的電話，而他總沒有神情的，每次都輕輕掛掉。

搬到東海這學校住以後，我常常迷戀於鑽巷子，大肚山上多風，但那風總是過於無情。沒有情緒、沒有情感。在懸浮微粒之中颯來嫌惡。又或在新風之時過於純粹，把人捲的像無聊的白蠟、凝膠一般的人，他們不是我過去生活環境裡，那麼都市、那麼市場、那麼煙塵中，具有記憶的風。

所以我學會抽菸，我不知道該哭還該笑。因為我還沒到會成癮的地步。有時抽菸在學校的林子裡，孤單的像是壞掉的天線。冷的像鐵皮獨佇。而有時在屋頂，

那些貼有禁止標示的地方，我抽菸，然後處理心中，其實不太需要整理的往事。為自己找一點理由、藉口，或設一個佈景，就像是人格設定一般。

而我最愛的地方，其實是有風常連的巷口。我選擇背風。永遠選擇背風。

其實我常在想，父親雖然常常在我的生活中留下身影，但當我需要他，或犯錯時，父親反而常常用一種複雜而神秘的眼神看著我，並像跟爺爺一般對話的語氣說，「你把自己搞好就好」然後徐徐噴出煙來，接著幾天不與我說話，就像在乾淨的切分關係，使人膽寒骨瘦。

後來在吮菸頭的時候，吸進很深的肺底，感覺像在穴居，甫知用火。一切不大，小的只有菸絲。然後吐氣、吐氣、沉緩的吐氣，眼睛盯住菸飄去的方向，連綿成段。這樣給我滿足。像還待在窖底。

我沒有搬離過沒有菸的地方，那些課本裡說的，空氣像水晶琉璃玉鑽石水畫詩詞河川的地方，從來沒有。

童年與現在，我所在的地方，我後來也懷念的地方，都是那一些煙硝、蒂頭，那些城市發展與荒敗同時存在的地方。他們分界以時間。早上的市場、肉的腥甜串在菸味裏頭，粽葉與蝦米軋著彼此，中午的肉羹店，油耗、紅蔥頭、乾香菇、儲藏室大量的新鮮沙拉油味。傍晚的網咖，冷氣、菸蒂、書本、零錢、電子音效。他們都在某一個地方被壓合在一起，不像歡迎也不拒絕，像是將攏又是錯肩，而那一條脊被我抓在眼皮底，很濕而深。

有時候那些風不知道從哪裡來，我知道氣壓高低差，讓大局部的風，規律秩序的往另一處移動。比熱也是，頻繁出現在氣象報告、科普書、國小自然考題之中。陸風、海風。谷風、山風。輻射冷卻。或氣旋。氣壓。但那不過只是從大馬路崎岔出去的巷子，怎麼引起如此大的流動。

有時大馬路無風炙熱，我來到更山腳下的某條幹道巷口，卻豐腴的像是在走向深處，就會看到真實的盡頭一般，有時則完全相反，枯瘦的像是草本植物的硬梗棘瘦之處。站在巷子，使人感覺正在消散，但我享受其中。我不知道消散的是什麼，可我感覺有一種東西正在撥弄著我鱗狀、片片的過去。

他們已經被安置好，此時的風，讓我知道所有事物都有縫隙，但現在。我無法離開，我只能護著火，點燃草們。像就要點燃巷子口所有敗亂、蕪雜的草們。沒有人被真正的接合。

很多機車騎士，帶著自己的色塊，沒有方向的飄飄、飄飄。他們要去哪？究竟會不會有天我也能抵達他們要去的地方，或像神喻者能喊斷某一節命運。阻擋，或悲哀恐懼的英勇承受，但我不能。

我身上的縫隙相連，有風鑽去。煙霧起來的時候，我看見許多。

太多事情被過度放大，抽菸。吐氣。那紅磚矮牆齟齬的排氣口，更幽暗的底部，因為光線的移轉，使我清楚的看到，安著很老的抽風機，轟隆勞碌的旋轉，甚至就像是要把自己的力氣用罄一班，在幾個磚口吐著。齟齬著。風著。

我知道他正滿身生活裡參雜的味道，並持續在吐著一些甚麼東西。

鹿角樹、柏油路、台灣大道、朝馬轉運站、市場、煙味，正在被抽吐。有一隻大鵝在我心裡飛過，震盪我玻璃罩起的陰暗的窖底。

我在騎士穿梭之間。在馬路銜焊、風不對等之間、轉運展站奔跑之間，吐掉菸氣，我像父親一樣已經流去所有東西，或正在世界的塌陷之處被浪費嗎？我齟齬的齒間、咬合不正的地方，轟轟隆隆的吐出白氣。

而我選擇背風，露出折起的所有地方，巷子口的風吹散我，那裏沒有盡頭，我在花盆的底部站著，丟菸頭、丟掉冷。我知道抽菸很鏡頭、有時候也很哲學，但我真正想讓我自己看的是，我也那麼努力過要把自己折起。

即便我知道我越來越長，總會有人或甚麼，把我鏽著的背老去，直至我裂開摺痕，乾淨別爽的成為兩個。

一個主幹，一個枝幹，一個豐腴，一個枯瘦。而底部滿地菸頭，大風吹過。有些葉子或花，剛剛被描出來就預備好了，在煙塵大風之中；如甫結的果實一般。

父親也漸漸老去，抽著菸說起他童年受虐的狀況，我才知道有許多事父親不會表達、也不懂告訴我。他總在很遙遠的地方，思考到如何不傷害我，最終選擇了逃離與冷，並不與我過於親暱。我才知道，原來有一種愛叫做克制。

後來我活得越來越像父親，選擇背風，生怕被煙薰出了淚。我才發現父親原來一直與我一樣。

朝受大風晃蕩。夜受冷。

